

小歌劇叢書

井台会

第二輯

文化周刊社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內容提要

这本小歌剧丛书包括四个歌剧。“井台会”是以戏曲形式写的一个现代生活剧。通过一个青年木工改革提水工具的故事，反映了农村轰轰烈烈的工具改革运动。“走向生活”是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歌颂了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政策。“井台上行婚礼”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在井台上举行婚礼的新事情，反映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这四个剧都反映了当前现实生活，形式短小活泼。

井 台 会

文化周刊社 编

* *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晋出字第2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1⁵/₁₆印张·30,000字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94册

统一书号：10088·218

定 价：一角四分

目 录

- 井台会 李克 (1)
排演“井台会”的几点建議 左筱林 (12)
走向生活 楊茂林 (15)
“走向生活”导演提示 立言 (22)
井台上行婚禮 田永才 (25)
“井台上行婚礼”导演提示 立新 (31)
两只粪筐 程光远 王隨生 (34)
“两只粪筐”导演提示 立新 (41)

讀
井 台 會 (新戏曲)
寶 克

地 点：西北黄土高原。

时 间：生产大跃进中。

人 物：国 忠：农村青年木工，廿四岁。

改 花：劳动姑娘，廿岁。

改花娘：五十多岁。

邢奶奶：五保户，七十多岁。

村边，一棵大柳树底下，高高的井台。黄昏时候，月上柳梢头，照得满山田野通明，农业社的鐘声叮当；牛羊归圈鸣叫；儿童們的跃进歌声；广播筒吆喝夜战集合……这一場，构成农村中生产大跃进的情景。

(音乐声中，幕启。邢奶奶提着空水桶走上。)

邢奶奶：(唱) 鐘声响呀月明天，

农业社里鬧夜戰，

我老婆虽是五保户，

自己的活儿自己干。

(数板) 我老婆今年七十三，沒儿沒女沒老汉。多亏共产党领导好，社里五保把我管。(鐘声) 鐘声响，月明天，农业社今天鬧夜戰。修水渠，变水田，爭取得个丰收。

年，人人干劲鬧的欢。我老婆子也不偷懶，提水桶，到井边，別看我是五保戶，能干能做能动弹。提水打柴靠自己，不給社里添麻煩。

（邢奶奶提水桶，走上井台，颤巍巍放下辘轳，解开井绳，绑上水桶打水，音乐过门。因为井深，绳长，年老力衰，动作吃力。半晌气虚喘，又不服老，使劲摇起辘轳。唱）

井水深繩子长吃水不便，
年紀老力气衰不比当年；
人到老来我心不老……

（用力摇辘轳，脚底一滑，摔倒在井台上）唉！老了……

（恭唱）

空有心思也枉然。

〔这时，国忠背着挂包，从村外走来。〕

国忠：（边走边唱）

县里开了交流会，
连明带夜忙赶回；
心急总嫌走的慢，
井台上摔倒的是谁？

（正行走间，抬头看见有人摔倒在井台上，忙走过去，月影中见是邢奶奶，急忙扶起来）唉呀！是邢奶奶，这么深的水井，黑灯下火的多危险，你怎么自家来打水。

邢奶奶：（站起来，细瞧）噢！是国忠子。你这是从那回来呀？

国忠：打县里。开技术交流大会去了。来，我帮你打水吧！（脱着挽袖子，费劲地把水打上来）

邢奶奶：行了。水打上来，我自家提吧。

国忠：我帮你提吧！你是社里的五保户。

邢奶奶：不用，我这五保户不比别人，能动弹的就自己干。

国忠：（接着提）我来吧！

邢奶奶：不用，不用！（接着提）

国忠：（心生一计，指着天上）邢奶奶，你看天上那颗人造卫星！

邢奶奶：（揉揉眼睛抬头看）在那呢？

国忠：在这呢！（笑着，提起水桶，飞跑下去）

邢奶奶：（笑）这后生，还哄你邢奶奶哩。（说着颤巍巍追下）
〔半晌，改花心事重重的走上。〕

改花：（唱）国忠哥去开会走了三天，
改花我这几日心神不安，
我俩的婚姻事娘给拆散，
倒叫我没主意左右为难。

（改花站在村口井台旁瞭望，自言自语地）国忠到县里开会去，
怎么还不回来呀！临走时，叫我娘闹的生了一肚子气。
唉！等他回来，好一块拿个主意。

〔改花娘担着空水桶走上。〕

改花娘：（看見改花，生气地）改花呀！你这死妮子。（唱）
叫你担水你不应，
跑这了你心上人，
听娘说来听娘劝，
往后死了这条心。

改花：（赌气，唱）
娘你真是老脑筋，
这年头父母怎能包办婚姻。
我跟国忠情义深，
一块劳动也甘心。

改花娘：傻妮子，娘是为你好啊！（唱）

改花你不要把娘埋怨，

那有做娘不为闺女打算。
女儿家找对象要睁开眼，
一辈子大事情要细细盘算。
你表哥在太原能赚大钱，
强似受苦种地的庄稼汉。
小国忠当木匠有甚出息，
跟上你表哥有吃有穿。
正月里下太原，
二月里穿上海蒼蓝；
三月来把娘搬，
四、五月咱一家就团团圆圆，
过的多舒坦；
娘为你一辈子受苦，
总算把光沾。

改花：（生气地）看把你想的多美，叫我說呀！（唱）

那里也不如咱农村，
有山有水有咱劳动人；
生产大跃进，
黄土变成金；
不上五年咱农村建設的新又新；
管叫你回家来都認不得門。

（改花气呼呼地）你想下太原，你跟我表哥走，我呢，要在农村呆一辈子……（說着站起身要走）

改花娘：（老住）死妮子，上那去？你倒先跟我抬回这桶水呀。

改花：（怒气不息）我不管，你自家担吧。（說着風开娘，朝田野跑下）

改花娘：（叹息）改花，你回来。唉！女大不由娘。这死妮子，这么深的水井，叫娘一个人怎么打的起来。

〔音乐行弦〕改花娘无奈上井台打水。天黑，井深，打水费劲，吃力摇辘轳，摔倒擦汗，喘息。打了半天也没打上半桶水，生气地一歪一斜地担起空桶，走下。

〔半晌，国忠拿着工具、原料走上。〕

国忠：（唱）县里开交流会技术革命，
回村来就碰上这眼水井，
祖辈上家住在黄土高原，
井水深井绳长吃水费劲。
全村人为吃水耽误生产，
在这时跃进中怎能误工，
我跟那村支书交换意见，
党支部支持我，给我信心。
抬头看田野里四处灯火，
大跃进闹夜战各显神通。
我这里低下头暗暗思想，
生一个巧办法改革水井。

〔音乐声中，国忠围着井台徘徊；低头苦思，口里念叨着，手里比划着。一时好象找到了窍门，高兴若狂。一时又泄气地摇头苦闷……想谋多时，忽然胸有成竹的把大腿一拍。〕

国忠：嗨！有了。（唱）

交流会展出了水车样品，
加两个木滑车省劲省工；
我这里把主意早拿定……
慢着；再思谋再想想我再动手。

〔国忠埋头围着水井钻研……〕

〔改花走上，老远地看見国忠围着井台转，不知干什么。〕

改 花：（在一旁，疑惑地唱）

月明地那旁边好象国忠，
为什么进村来不回家中？
围着那井台旁来回打转，
低着头皱着眉苦苦思寻。
莫不是为我娘破坏了婚姻？
莫不是为婚姻想要跳井？
我这里走上前找他解释，
叫一声国忠哥你要做什？

改 花：（走上前，轻轻地）国忠，你到县里开会，回来了？

〔国忠埋头鑽研，没有听见改花叫他。〕

改 花：（误会地）唉呀！真的动了气哩，都不理我了。（又走到那边去，陪小心地）国忠哥，你回来了？

国 忠：（精神集中，没听见改花叫他，忽然一拍大腿）对！我就这么办，决定了！

改 花：（吓了一跳，上前一把拉着他）国忠哥，可不要……

国 忠：（推开）你不要拦住，我非这样做不可……

改 花：（大声地）国忠哥，你要做什么？

国 忠：（发现是改花）哦！改花妹妹，是你呀！

改 花：我问你，县里开会回来，你怎么不回家去？

国 忠：不想回去。我还有做的哩。

改 花：深更半夜，你一个人在井台上有什么做的？

国 忠：你不知道，我就是为这眼井，才不回家。

改 花：啊！你要做什么？

国 忠：你不要管了。

改 花：我偏要管。国忠哥，你可不要冒失呀！

国 忠：我不冒失，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

改 花：你要这样做，可得想到我呀！你叫我怎么办呀？

国 忠：你！你快回家吧！叫你娘看見咱俩在一块，又該罵你了。

改 花：唉！国忠哥，我現在不怕挨罵了，死也要跟你在一块。（唱）

国忠哥你不要思想不清，

我問你年青人什么貴重？

国 忠：（旁白）她还要考我哩。（接唱）

改花妹你問我什么貴重，

年青人有三件貴重事情。

改 花：我問你头一件？

国 忠：（唱）咱农村头一件生产为本。

改 花：我問你第二件？

国 忠：（唱）扫文盲学文化提高水平。

改 花：那第三件呢？

国 忠：（唱）做工作大跃进为了人民，

大胆想大胆干要有决心。

改 花：却道有来。（接唱）

你既然知道了人生貴重，

为什么不想活你要跳井？

国 忠：（楞住）什么？我要跳井？

改 花：（接唱）

我的娘不答应咱俩婚姻，

咱跟那老封建坚决斗争，

年青人講的是前途为重，

又何必寻短见送了性命。

国 忠：（大笑）哈！哈！改花，你說的都是些甚？我要跳

井？我在这儿治井哩！

改花：什么？你在治井？

国忠：（豪迈地唱）

上级号召咱技术革命，
回村来碰见这眼水井，
全村人吃水费劲费工，
我在这儿改水井为了人民。

改花：（长长吐了一口气，嘴一咧，不禁笑了）唉，原来是这样。（唱）

我以为娘破坏咱俩婚姻，
你伤心要跳井寻找自尽。

国忠：（接唱）

改花妹你说的笑死个人，
我要活一百岁建设农村，
你的娘看不起我这木匠，
我要把咱农村彻底翻身。

〔这时改花娘走上。〕

改花娘：好啊！改花，叫你担水你不应，原来你们俩又到一块了。黑天半夜的，你们做什么？

改花：国忠哥在这改革水井。

改花娘：什么？改革水井。真是心思不小。咱这高山土坡，祖祖辈辈吃水就是困难。拿你个庄稼汉受苦的笨木匠，能改个甚？

国忠：大娘子，你别看不起种地受苦的。咱们现在做的都是祖辈没有的事。

改花娘：别的都能改，就这水井，我看你改不了。

国忠：我一定能改。

改花娘：哼！逞能呢！你别反穿皮袄，装羊啦。狗要能想

轍，誰還花錢買大驃子。

改花：（阻拦地）娘！你看你都說些什么！

改花娘：你快給我回家去吧。

改花：（赌气）我就不回去。你要老逼我，我找妇女社長去。（說着，甩开手朝村里跑去）

改花娘：（着急）改花，你站住，咱娘倆好商議……（追下）

国忠：（望着他們走远，鼓足干劲）好吧！就叫你看看，看我能不能駕轍。（动手工作起来。唱）

一句話激起我滿腔热情，
我这里急忙忙改革水井。
耳听得鐘声响天交三更，
夜战的乡亲們全都收工。
抬头看月当空滿天星星，
西风起天寒地冷我心不冷；
任凭那落后人挖苦笑罵，
不怕难不怕苦定要成功。
只看見月偏西夜深人靜，
国忠我越干活越有精神。
刨子推斧子砍釘子來釘，
安两个木滑車繞上井繩，
不覺得金雞叫天快大明，
試一試新轍總算成功。
一夜的苦战我精疲力尽，
斜靠在井台上昏昏沉沉……

〔国忠一夜苦战，不觉靠在井台旁昏昏沉沉睡去。半晌；雄鸡高叫，天色大明。邢奶奶背粪筐，披着破皮袄走上。〕

邢奶奶：（唱）雄鸡叫东方亮天色太明，

我老婆背粪筐出門拾糞。

整夜里井台上叮叮咚咚……

原来是國忠子改革水井。

(邢奶奶贊嘆不已) 真是好后生。整整干了一夜。(走上井台，細看改革的轆轤，試了試) 真是省勁不小呀。這可給鄉親解決了大問題。唉呀！這后生睡在野地里多涼呀！(本想叫醒國忠，看他睡的挺香。脫下自己被簷的破皮祆，輕輕地給國忠蓋上)

國忠：(翻了一個身。說夢話) 社長，我看咱那水車也得改革一下……

邢奶奶：(暗笑) 這后生，作夢都想改革哩！我先繞個灣，拾趟糞，回來再叫醒他。(說着背糞筐朝大道走去)

國忠：(醒來，發現身上蓋着皮祆) 誰給我蓋上皮祆了。真要叫我裝羊呀！(細瞧) 哦！這是邢奶奶的皮祆么。真是好老人。我快給她送回去。順便找社長去提個意見，改革咱社里的水車。(說着走進村去)

[半晌；改花娘又担水桶走上。

改花娘：(唱) 昨夜晚女社長批評我一頓，
他說我老腦筋看不起農民；
給閨女找婆家自私自利，
說得我一夜晚睡臥不寧。

[改花娘上井台打水，發現轆轤變了樣，楞住。]

改花娘：國忠這小伙子，說改革真改革。讓我試試好使喚不。
(輕輕放下滑車打水) 嘿！就是輕快多了。(羞愧地) 昨天夜里，
我还罵了人家呢。

[改花娘打水。邢奶奶背糞筐繞回來，走上。]

邢奶奶：改花娘，你打水呢？你看這新轆轤改的怎么样？

改花娘：(不知說什么好) 好！好使喚……

邢奶奶：（夸奖地）这都是你那沒过門的女婿，國忠子改的呀。（唱）提起了國忠好手艺，

全村誰不夸他有出息，

多年的水井变了样，

給咱全村謀了福利；

改花娘你真好福气，

养闺女挑选了个好女婿。

改花娘：（羞愧地）邢奶奶，你別說了。我……

邢奶奶：有这么个好女婿，你还不知足呀！

改花娘：知足到是知足，可是我……

邢奶奶：怎么？还有人家夸女婿，丈母娘不高兴的。

改花娘：嗨！邢奶奶，你不清楚呀！

邢奶奶：我怎么不清楚呀！（指远处）你看；那沒过門的小兩口，多亲热呀。

〔国忠和改花走上。国忠反穿着皮袄，笑眯眯地。〕

邢奶奶：（奇怪地）这孩子，怎么反穿着皮袄呀？

国忠：（笑着）邢奶奶，給你皮袄吧！羊不裝了。我得去改革水車駕轆去呢……

改花：（推了国忠一把）国忠，你怎么跟娘鬧开了。娘答应了咱俩的事。还不赶快叫娘。

国忠：（亲亲热热地）娘！大人不見小人怪。你別跟我計較。

改花娘：孩子們，你們倆也別計較你娘。

邢奶奶：（笑）这才是农村的新鮮事，丈母娘女婿两不計較。

〔众人都乐了。〕

改花：娘，我把水給你担回去吧。

国忠：我担吧。

改花娘：不用。你們去改革水車去，我自家能担了。

邢奶奶：（笑着）誰也不要搶，各人的事各人干；我拾糞、她担水，你們快去改革农具。走吧！

四 人：（唱）东方升起了紅太阳，
照得咱农民心里亮；
技术革命大开展，
生产跃进有保障。

〔锣鼓声中，幕落。〕

——剧终——

排演“井台会”的几点建議

左 徒 林

“井台会”是一出短小精悍、生动活潑、富有普遍社会教育意义的小喜剧。剧本揭示的思想不是一般地批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封建思想，而是通过农村青年木匠——国忠，在社会主义农村跃进的气氛中敢想、敢做、大胆革新的实际行动，打破了一些老年人对于“庄稼汉，受苦的笨木匠”沒有出息的錯誤看法。同时也生动地描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农村的全新面貌和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这样，改花娘的那种想把女儿嫁到太原享福，自己也跟着沾光的旧思想，就显得太落后了。通过国忠改革水井这一事件，使她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最后不但同意了女儿嫁给青年木匠，而且在一对青年面前表示自己错了。

要使作者的意图深刻地表現出来，首先要将开场气氛組織好，后台要造成愉快的劳动、歌声、欢笑以及准备夜战的紧张节奏和通过这些音响和人声效果表現出来的跃进情緒。

邢奶奶就在这个愉快、紧张的劳动气氛中上場……邢奶奶是一个沒儿、沒女、沒老汉的七十三岁的老人，她虽享受着社里的五保，但性格很倔强，自己能干的活决不給社里添麻烦；人老了，心却不老，

她是个健康、能干、充满乐观主义的农村老奶奶。因此导演在选择演员时，决不要让形体瘦弱的演员来扮演这个精力充沛的农村老人。演员也不要为了突出夜黑、井深、腿长而使她的形体动作过分夸张。比如：打水时过分吃力，摇晃、喘气、摔跤等。

这段戏除了表现吃水困难，主要的还是要表现邢奶奶人老雄心在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这样，这个人物才会更可爱，吃水的困难也会更加突出。

改花：二十岁的农村姑娘，聪明、热情，性格倔强；对个人的婚姻问题和农村建设远景有着清楚的認識。从小没有了父亲，是娘的独生女。正因为这样，有时说服不了娘的落后思想的时候，往往着急使性，赌气撒娇。但这并不是她性格中的主要因素。扮演改花的演员要牢记这一点。

让我们看看改花的几段戏：她一共出场三次，就有两次和娘顶撞起来，赌气地跑了。但演员绝不能抓住这种表面动作来代替人物的复杂的心理过程；一定要深刻地体会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动作过程的细致变化。譬如：她第一次出场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呢？显然，争论的开始是在台后。正因为说服不了娘，又怕爱人想不开，她很焦急地张望国忠早日归来共同解决……这样，心情自然是激动的、烦乱的。她现在急想看到爱人，可是母亲却在阻拦；她压下去了，但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娘说的歪道理，使她不能开口。于是她开始解释，讲道理；讲不通时，才开始辩论，反驳，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对娘顶撞起来，赌气地走了。第二次出场，她误会爱人受不了刺激而跳井，表现了她对国忠的关心和多情。当她知道国忠并非寻短见，而是改革水井时，她高兴得跳起来；并抓住个事实来争取娘对国忠的看法。不料娘不但不接受，反而还进行了譏笑和嘲刺。娘说：“我看你改不了，别反穿皮袄装羊了，狗能架轎，谁还花钱买大骡子！”国忠说：“你别看不起咱受苦的……我一定能改！”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爱人，改花在中间怎么办？向着谁呢？爱人的主张和说法是对的，那么对娘又能怎么样呢？向着娘？明明又不对！矛盾解决不了，最后她毅然地找领导去了。果然，当她第三次上场时，国忠的井也改好了，娘的思想在

領導的帮助也轉变了。这样，理想便完滿地实现了。

改花就是这样以理服人，抓住事实教育娘，并能紧紧依靠领导来解决問題。这便是她的主导思想和动作。演員應該要緊緊掌握它。

改花娘：她年青时便守了寡，只有改花一个姑娘。穷山惡水的黃土高原使她害了怕。解放后日子虽然过好了，但人老脑筋旧，看不到共产主义的农村远景，瞧不起庄稼汉，笨木匠，一心要把女儿嫁给在太原工作的娘家侄儿，想讓改花生活好，自己也跟上沾光。但她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想法錯誤了。現在她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疼爱女儿。扮演改花娘的演員，不要把这个人物單純地演成只会追求享受，而忽略了她对劳动的喜爱和对女儿的疼爱。

国忠：他是个敢想、敢干的青年木匠，性格直爽、幽默、热爱于自己的事业，他能把个人私事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溶結在一起解决。临开会前，为了改花碰了娘的釘子，但他并沒有往心里去。因为他明白改花娘为什么不愿把女儿嫁给他，他也相信改花不会改变态度。为了农村建設，为了改变一部分人的旧脑筋，他尽力于工具改革，全部精力都投到了如何改革水井、水車，如何才能更合乎人民的需要上去了。所以他在刻苦鑽研的时候，什么都想不到，什么都听不到，因此才使改花誤会他要跳井。演員必須要掌握这条貫串动作綫，才能使这个角色演得成功。

以上只是几点建議，排演时，演員、导演还要具体發揮，不能叫这几点建議束縛住。